

■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 ■

荡寇志

◆ 俞万春 著

(下)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荡寇志/ (清) 俞万春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5387-1608-4

I. 荡… II. 俞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6041 号

荡寇志

作 者: [清] 俞万春

责任编辑: 刘德来

责任校对: 刘德来

装帧设计: 龙 龙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734 千字

印 张: 20.875

版 次: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7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608-4/I·1541

定 价: 54.20 元 (上、下册)

第三十三回

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

却说张叔夜字嵇仲，名臣张耒^①之孙也。父母生他时，曾梦见张道陵天师送一粉团玉琢的婴孩到家，吩咐道：“此乃雷声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神威荡魔真君。吾于玉帝前哀求，请他下凡，为吾耳孙^②。日后统领雷部上将，扫荡世上妖魔，大昌吾宗，汝等不可轻视。”父母领诺。醒来便生下叔夜，满室异香，经日不散。长大来，八尺身材，貌若天神，博览群书，深通兵法，猿臂善射。因其祖父侍中张耒，历任建功，谨敏称职，天子大悦，荫锡其一子一孙，皆令叙职，嵇仲因此得为甘肃兰州录事参军。因平羌有功，升陈留县知县，随升知州。历任舒州、海州、泰州三处，大有政声，民心感戴，又加户部员外郎衔，升开封府少尹。又因召试制诰，赐进士出身，迁右司员外郎。

那时已是蔡京当朝，奸党盛满。嵇仲有个堂弟双名克公，正做御史中丞，为人刚正不阿。那日在天子前极论蔡京过恶，天子大怒，朝中人无不替克公捏把汗。克公面不改色，只是极口争论，天子改颜动听，便训责了蔡京。蔡京恨极，便诬陷了克公一个罪名，把克公削职为民。蔡京兀自气不平，更寻事到嵇仲身上，将嵇仲也贬了监西安草场。不上半年，却得种师道极力保举，嵇仲又起为秘书少监，随升擢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种师道知其非凡，在官家前一力举荐，直升到礼部侍郎。自种师道征辽后，蔡京又寻出嵇仲的事来，贬嵇仲仍为海州知州。

原来海州系嵇仲曾做过的，这番再来莅任，海州城里城外，一声哄传：“张太爷重复来了！”登时阖州绅耆军民，老老幼幼，一齐都到境上焚香迎接。嵇仲进了州衙，那班百姓兀自磕头不迭。嵇仲升厅，便问众父老疾苦。数内一老乡绅禀道：“往年相公抚临本境，那时众民听得邻境陈抢西劫，本境却安然无事，只道分所应得。谁知相公去后，本境渐渐不安。近有一伙江州贼徒时常来烦恼村坊，弄得百姓们朝暮不得安息，众百姓方才记起相公。那知今日相公重复转来，真是天可怜见，来保佑我们也。”嵇仲叹道：“本州在中途已听得这信息，正忧得你们苦。”便唤过左右捕役来，备问了江贼的细底，便对众百姓道：“你等且归，明日本州便为尔等除患。”众百姓涕泣感恩而出。

到了次日，官眷都到，嵇仲便唤两个儿子来谕话。原来嵇仲有两个儿子，长

① 耒(qí, 音齐)。

② 耳孙——远代孙。

名伯奋，次名仲熊，都是天生英雄，才力过人。那伯奋生得额阔腮方，剑眉插鬓，瞳神闪闪有光，声如洪钟，使两柄赤铜溜金大瓜锤；那仲熊生得虎头燕额，颧方耳大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使两口旋风雁翎刀；端的品貌非凡，人材出众。当日闻父亲叫他，一齐上来。嵇仲便将江州贼扰害本州地方的话说了。只见伯奋、仲熊齐声道：“爹爹放心，孩儿就此前去扫尽那班毛贼，为民除害。”嵇仲道：“你们休要鲁莽。我闻知那贼党羽有三十六人，都是江湖亡命之徒，官军几次三番收捕不得。此次我去收捕，须要定个主见。”伯奋道：“那些官军想都是惜命怕死的，自然近他不得。爹爹须知孩儿不怕死。”嵇仲笑道：“只得你一人不怕死济得甚事？也须多寻几个不怕死的来帮你。”仲熊道：“这却不难，凡践土食毛之辈都有良心。爹爹但须亲去割切晓谕，必然召募得来。”嵇仲道：“你二人之言都是，但死士我早已募得也。”二子皆惊喜道：“爹爹怎地募得这般快？”嵇仲道：“便是你说他们都有良心，我此刻一募已得一千人。不但此也，那贼人趋向，我早已探得了。那厮全伙屯在海边，有无数战船停泊，一定是去劫海船客商的。我此刻叫你们来，有密计授你们。”二子道：“爹爹计将安出？”

嵇仲谓伯奋道：“那厮因官军几番奈何他不得，胆子养的大极了。你领壮勇五百人先去掩他，须痛杀一阵，然后退归。那贼必然空群来追。”便谓仲熊道：“你亦领壮勇五百人，带了干柴芦荻悄悄出城，潜至海边。只看你哥哥退时，你便直趋海滨烧那厮的战船。那厮望见火光，知道失利，必然复走转来，你便迎住大战。那时你哥哥在后策应，两下夹攻，贼人必败矣。”二子大喜，登时披挂上马，依了吩咐，分投干事去了。

嵇仲点起四十名民壮为护送，亲到东山上去看战。只见那贼果中其计。那伯奋、仲熊齐奋神威，转战厮杀，分明两只猛虎奔入羊群。阵云中但见两柄锤如流星闪霍，两口刀如惊电奔驰。锤过处尸林排倒，刀落处血雨横飞。前后一千名壮士，呼声振地，杀气冲天，登时那群贼兵扫尽无余。伯奋、仲熊一齐带领壮勇，到东山上呈献首级。嵇仲大喜，慰劳壮士，掌得胜鼓回城。

嵇仲到任不及两日，便除了一方巨害，众百姓喜出望外，竟呼嵇仲为“张天神”。嵇仲既除了江贼，海宇清平，山村安乐。嵇仲率真办事，劝农桑，教礼乐，不上半年，那海州顿成为太平世界。

这日忽奉旨调升曹州知府，那班百姓听了此信，无不悲哭。嵇仲起身，众百姓个个攀辕卧辙，明知留不住，只得哀号相送。嵇仲亦潸然泪下，别了百姓上路。深知曹州逼近贼境，朝廷这番升调是重重付托之意，便不敢怠慢，星夜兼程，不日到了曹州。那金成英闻张公到来，大喜，率领众官员至马头迎接。见礼毕，先在官厅上叙坐。嵇仲便问成英曹州形势，成英便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张公一

一领会，便一同进城。嵇仲接了印务，便协同成英修葺^①城池，安抚百姓。

不上数日，忽接到钜野县飞投紧急公文，报知妖人刘信民盘踞麟山，聚众谋逆，现在纠率盗众攻逼县城，官兵不足抵御，求请救援等情。嵇仲接报，便速驾至都监署中，与金成英商议。嵇仲道：“曹州草创未定，城中兵马来可轻调，即将军亦未可轻离，须防梁山贼人乘间而来。弟意满家营附近钜野，弟欲轻车简从，星赴满家营，即调满家营兵剿贼。特未知满家营兵力何如，乞将军指教。”成英道：“满家营防御使叶勇，武艺也好，兵力亦足，相公尽可调用。若欲商议军务，小将有一人奉荐。”嵇仲问是何人，成英道：“此人高尚不仕，以医著名。日前小将收复曹州，偏裨有受伤深重者，延请此人来治。小将与接谈之下，方知此人韬略非常，特以医掩其名耳。”语未毕，嵇仲便道：“所说莫非是徐溶夫么？”成英道：“正是。”嵇仲道：“徐溶夫是小弟同砚友，后闻其隐居高平山，未知确否。今果在此，妙极矣。”便吩咐伯奋、仲熊同金将军保守曹州，自己带了一百名民壮飞速赴钜野。行至中途，闻知钜野已陷，知县曾扬殉难，提辖张永率兵民巷战，力尽而亡。张公道：“逆匪有如此猖狂！”便吩咐先向高平山进发。

左右报道：“前面不远，已是徐先生府上也。”张公便吩咐民壮等都在溪口等候，自己只带了一个亲随、一名马夫，跨上头口，直到徐溶夫家。原来溶夫姓徐名和，自幼颖悟异常，一目十行。到十五六岁时，就博古通今，凡一切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术数之书，无不精究，虽未出兵打仗，而战阵攻取之法，了如指掌。只可惜命运不佳，犯着一个贫字，而性情又复清洁，把那些齷齪富贵看不上眼，所以年未四十，遂挈其妻子隐于高平之麓，卖药为生。

一日傍午时节，薄冰初释，溶夫正在门前汲溪水以浇款冬，听得背后马铃响亮。回头看时，只见马上坐着张嵇仲。嵇仲只望着溶夫家门，未曾留心，溶夫早已看得仔细。惟不解其为何经过此地，便叫道：“嵇仲那里去？”张公回头见是溶夫，即忙翻身下马，走到溪边，大笑长揖。溶夫邀入内坐，只见五椽矮屋，三弓隙地，左侧一带荆篱，乃是药圃。嵇仲、溶夫带谈带走，进入内轩，松篁晚翠，爱日^②当轩。

溶夫与嵇仲逊坐，命其二子出来拜见，即命看茶。两人各叙寒温，溶夫方知嵇仲来临是境。溶夫笑道：“仁兄抚临此地，区区小匪，不足论矣。”嵇仲道：“逆匪猖狂如此，小弟身奉简命，惧不胜任，特来求教于仁兄，仁兄何言之易也。”溶夫道：“金将军同来否？”嵇仲道：“小弟托伊镇守府城，不曾同来。”溶夫道：“即此便见吾兄高见。曹州一府，可患者在梁山，不在此区区小贼也。但此贼来踪去

① 修葺(qì, 音气)——修缮。

② 爱日——太阳。

迹，小弟颇传闻一二，谨为吾兄缕陈之，吾兄自知攻取之策矣。”嵇仲道：“愿闻。”

溶夫道：“钜野之民情有二等：城市之民愚而直，乡野之民愚而犷。刘贼之来，不知其所自始，但闻无端竞传有刘天师，神通广大。及询其究竟有何神通，不过扶鸾请圣，咒水治病，及香烟灯光变现人物，占卜休咎而已。那些乡愚竟为其所哄动。彼时小弟闻他如此，便知其不过哄骗财物，并无大志。”张公道：“他哄骗之法若何？”溶夫笑道：“他在麟山顶上起造宫室屋宇，供奉一位神道，唤做甚么多宝天王。他自称天王案下的掌教，却有许多条款，措勒^①愚民。又刊刻许多教书，有一种名唤《天王度人宝经》，又名《开心钥匙》。弟处却有一本，是他手下信奉的人施送来的。内中造些破空老祖、达空老祖等名色，编成七言，似歌非歌，似诗非诗，句语十分俚鄙。”张公亦笑问道：“书内说些甚么？”溶夫道：“开口闭口，只说一句：凡所有相皆虚妄。因有相皆虚妄，所以有家财者万不可慳吝财帛，必须诚心输献于天王。天王欢喜保佑，现身延年益寿，死后超升天官。其无家财者，并身子亦当勒破虚妄，须到天王案下舍身，供奉力得之货，并供掌教驱使，天王亦无不欢喜。那贼又有一种约束之法：凡归教者，须在天王案下立有重誓，如有叛教而去者，死后入十八重大地狱，刀山剑树，火蛇铁狗，受苦无穷。又立有醍醐灌顶、鹊巢重会、龙女献珠一切等等名色。——那龙女献珠一项，系室女承当，不问可知矣。”张公听罢，叹道：“不料此地百姓如此愚蒙，竟受其欺。”

说到此际，溶夫的娘子已安排了山中便餐，叫两个儿子搬出来。溶夫见了，猛然记起一个人来，暗想道：“此番我倒好替他图个出身。”便逊嵇仲坐地叙饮，一面吩咐款待张公的从人。张公逊谢入坐，溶夫道：“仁兄扫除匪贼，佐将谅不乏人，未识尚须广募否？”张公道：“如有智勇之士，何嫌其多。吾兄意内有人否？”溶夫道：“小弟动问，正为此耳。弟有一友姓杨，双名腾蛟。往岁在南旺营时，斩贼立功，投云总管麾下。叵耐蔡京不仁，阳遣人迎取入京，而阴于中途谋害。此友知觉，杀死奸党，避居弟处。每日山中采猎，至午而归，此刻好道就回来也。”说未了，只见杨腾蛟肩负鸟枪一杆，挂些野味，欣然而回。溶夫便指着对张公道：“这就是杨敝友。”

张公见了这表人物，大喜，便上前深深一揖。腾蛟撇了鸟枪，慌忙回礼，便问溶夫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溶夫将张公名姓来历说了。腾蛟大喜道：“久闻张公名震人寰，不意今日得遇。”扑翻虎躯便拜。张公慌忙答拜。三人入坐同饮，溶夫便

^① 措(kèn, 音肯(去声))勒——敲诈勒索。

将腾蛟武艺细达，张公道：“得杨兄助我，吾无虑矣。”酒饭毕，张公告扰，三人重复散坐。张公对溶夫道：“得仁兄指教，那刘贼技量一览可知矣，只还有一事委决不下。”溶夫道：“甚事？”张公道：“此番纵兵剿杀，那刘贼固然死有余辜，只可惜这班无知小民亦同遭惨戮耳。”溶夫停思半晌道：“无害也。此地人民胆子最小，闻官军大队剿捕，必然畏避。如其抗命逞凶，则纵兵掩杀，亦万不得已之事也。”张公点头称是，便邀腾蛟同往。腾蛟欣然，便选了那把蘸金大斧，牵出那匹马来，又进内告辞了溶夫的娘子，遂与张公别了溶夫。溶夫偕二子亲送出门。

二人上马出了溪口，众民壮^①迎着，一同起身。众人看见杨腾蛟眉宇轩昂，只道是张知府起早去邀来的一个打手，及问了马夫，又道是药店里请来的一个猎户。须臾到了满家营，那防御使叶勇出迎。张公进厅坐下，便一面点阅大小将弁，一面差探子往探刘信民行为踪迹。发使讫，张公便问叶勇道：“逆匪徒党几何？”叶勇道：“逆匪党羽有二万余。当其攻县城时，小将深恐本营有失，不敢往救。”杨腾蛟道：“相公放心，贼众虽二万有余，然敢斗之兵闻说不满千余。目下县城失陷，实因城内疏失之故，并非贼兵强盛。”张公道：“且待探子回报，自知真信。”

次日探子回转，禀道：“县城距麟山有四十五里。那刘信民自得城而后，只派了几个人在县里，名为监教将军，却并不懂武艺的。城中只开北门，其余皆紧闭不开。刘信民仍住麟山，将仓库中银两米石均已搬在麟山。这边城中遍贴告示，小的偷揭一张在此。城中大小人家门前都高高的贴一张符，上有天王敕令字样，其符不识得。小的又赶到麟山，山下有许多教匪管路，不能上去。后在一酒店中息足，闻说刘信民有四个勇士，都在麟山保护天王，名为护教将军，都是好本事。”张公听罢笑道：“徐溶夫真料事如神也。”便与腾蛟看那刘信民的告示，只见上写着：

维持法界、统理阴阳、掌管天下水陆财源、多宝如意天王案下掌教大臣刘，谕在城士民知悉：盖闻皈依^②正教者，有福庆之多；信心天王者，赴龙华之会。本掌教奉天王金口亲谕，济度众生，盖以普天之下，共登安乐矣。是以回向天王，救度众生之本愿也。本掌教自开教以来，至于今日矣。且善男信女，岂可不信天王耳。现在奉天王面谕，奉托本掌教，劝化钜野县尔等士民，回心向善。岂可不信天王，死堕地狱云尔。为此晓谕。限七七四十九日之内，尔百姓陆续赴麟山宝殿，亲填名册，老幼男妇家丁年貌，务恳逐一注明。本掌教于圆满之日，代尔等

① 民壮——旧时被征服役的壮丁。

② 皈(guī,音归)依——虔诚地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。

回向天王，开脱一身穷苦之罪，加予百年福禄之缘。天王欢喜无量，岂有不生福地之人也乎！岂可不信天王，并携带妻小逃在辽远之遙者，那时天王震怒，使尔等穷苦而死，贬入无间地狱^①，万劫不复人身，悔之而不及耳。切切特谕。

二人看罢，哈哈大笑。腾蛟道：“天下有这等奇事，真是把生灵做儿戏了。可怜钜野百姓如此愚蠢，甘为煽弄。”张公道：“刘贼必非大器，其志我知之矣：得县城而住麟山，胆小也；移仓库而归本寨，贪财也。我等统大军直取县城，必无阻害。其中有几番鏖战者，却在麟山擒贼时耳。”遂传令起满家营兵直抵钜野，竟到北门。最可笑，城门大开，一无防御。张公遂传令入城，叶勇忙禀道：“相公再请斟酌，贼人不守城门，疑有奸计。末将请带兵先入，相公在后策应，不可全军深入重地。”张公微笑道：“将军之言固是，但亦须看敌人之技量耳，何必以疑武侯者而疑刘信民乎！”遂吩咐大队入城。三军呐喊一声，浩浩荡荡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张公进了城门，一路在马上鸡犬不闻，只见家家闭户。张公便驻扎在知县衙门，不折一兵，不烦一矢，唾手而得，三军大悦。张公道：“我们来时，不见溃散的百姓，家家闭户，莫非人人躲藏在家。”差人四路查探。不一时，都转来禀道：“百姓果然都在家里。现有几家开门，查问明白，伊等看见大兵入城，吓得要死。那两个监教将军，有人看见从西门爬城而出。百姓人家，无分老小，手执丈香，朝北礼拜，口念‘志心皈命礼多宝如意天尊’，此刻尚在急拜。”张公叹道：“可怜，好忠厚百姓！”便传军中刻字匠刻就数十块印板，赶紧印好告条，差公人大街小巷逐户敲门分给。百姓等战兢兢的接看，只上写着：

特授曹州府正堂张谕：凡尔居民铺户，照常办事，切勿惊惧，决无干害。特示。

众百姓方知本府到了，渐有几位绅衿^②一齐到县堂上来见本府。张公慰谕一番，便问百姓情形。中有一个做过湖北黄州府黄冈县县丞告老回家的，先禀道：“百姓们不过一时执迷，原非甘心自外皇化。公祖但将科条剴切晓谕他们，自然弃邪归正，各安生理了。”又有个一等廩膳生员^③上禀道：“邪说诋^④辞，坏

① 无间地狱——佛教八热地狱之一，即永远受苦、没有喜乐间的地狱。

② 绅衿——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。

③ 廩膳生员——旧时在县学入学又领取一定钱粮的生员。

④ 诋(bì, 音壁)——不正。

人心术，混莽胥渐^①，民心波靡^②，而天理民彝^③不可泯灭。公祖但率躬整物，教化有方，庶民自兴起而为善矣。”又有一个捐纳监生，现开信利、信顺、吉亨等铺面的，上禀道：“刘信民假设神道，哄骗财帛，那班百姓甘心将自己血本归销与他，真是呆愚之至。公祖但教他们勤俭营生，自然不为无益之费了。”张公一一称是，便道：“仰众绅士各去劝谕愚民，安居乐业。”众绅士诺诺，一齐退出。那众百姓纷纷乱讲，有的说本府来同刘掌教打仗的，有的说本府来拜会刘老师的，有的说本府也来皈依天王的。渐渐开店者开店，行路者行路，遇见兵丁在路，便抖簌簌的从两岸回避。张公在署。传谕四门严守，一面出示缕细晓谕，一面点齐人马，着杨腾蛟协同叶勇督兵前赴麟山剿贼。

那刘信民在麟山，忽见两个监教喘呼呼逃回山来，刘信民大惊。两个监教把官兵进城的话说了。刘信民呆了半晌，叹口气道：“咳，原来城里的百姓没有福气！”大众听了，都自问有福，个个快活起来。刘信民暗忖道：“官兵既夺了县城，必到此处来寻衅，倒必须要防备一番。”便叫：“请四位护教将军上殿。”刘信民当中坐了，便道：“昨夜五更，本掌教朝拜天王，奉天王面谕：下界官兵，不知罪孽，日内要来冲犯，着尔等护教人等，当心抵御，务要出力。天王欢喜，定将尔等名字注入仙籍，尔等不可怠慢。”

原来那四人，一个姓章，一个姓巴，一个姓计，一个姓陆，都有几斤蛮力，其中姓章的力气最大。当下闻叫他御敌官兵，四人即便同声答应，带领一千教兵赶下山来，恰与官兵遇着。杨腾蛟让叶勇先出。原来叶勇见杨腾蛟草莽新进，与他齐战，心中好不自在，吃腾蛟这一让，便心平气和，欢欢喜喜，提着三尖两刃刀上马出阵。腾蛟不知就里，只道他公事当心而已。叶勇出阵，那对面章匪早提挥铁棍迎住，更无言语，两下便斗。斗到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腾蛟看那章匪，骨瘦如豺，身体耸直，头不过茶杯大小，圆睁二目，几茎微须，嘴尖耳竖。腾蛟暗想道：“有这种怪人，形同野兽，武艺却也不低。”便挥动蘸金大斧，拍马前助叶勇。那边巴、计、陆三人一齐赶上。那巴匪使一柄九齿钉耙，计匪使一把五股钢叉，陆匪使一面溜金镗，围住腾蛟。

腾蛟一把大斧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看那三人全是蛮力，毫无手法，便留心寻他破绽。战不多时，只见那巴匪性起，举耙向上尽力筑来，不防耙举太高。腾蛟便趋势拦腰一斧，那巴匪上半截身子在地上爬了一转，下半截因脚套在镗里，不曾跌到，吃那马驮回本阵。计、陆二人慌了，手脚愈乱。腾蛟斧起，砍断计

① 混莽胥渐——没于混乱，官风受染。

② 波靡——波动。

③ 民彝——老百姓应遵守的法度。

匪叉杆，计匪负命飞逃。腾蛟撇了陆匪，尽力追赶，追到一所竹林，计匪滚下马爬进竹内。

腾蛟追上一斧，将计匪屁股劈为两爿，只见他爬进竹内深处死了。腾蛟正待回马，陆匪已提铙拍马赶到。腾蛟轮斧迎住，斗了二十余合。腾蛟斧背敲开陆匪的铙，便趁势左手抢进陆匪肋下尽力一搂，卷过来夹在怀里，那铙早已丢在一边。陆匪两只空手在腾蛟胸前乱爬乱抓，腾蛟大怒，便把斧照他头颈一剁。陆匪急用手挡，那颗头早已咯碌碌滚下地去，连半个手掌亦坠在地上。腾蛟撇下尸身，望见叶勇兀自与章匪狠命相持，便拍马飞速前去助战。章匪见巴、计、陆三人已死，叶勇又有帮手，心慌手乱，无心恋战，虚迎一棍，逃回本阵。叶勇追赶不及，也只得勒马与腾蛟回阵。

章匪败阵回山。刘信民闻知章匪战败，巴、计、陆三人皆死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面如土色，说不出话来。足有半个时辰，方才到天王像前去捣了一个鬼，出来对章匪说道：“巴、计、陆三人为天王护法尽忠，天王已封他三人为护法天仙，现在如意宝地，快乐无量。天王传谕，叫章某仍领教兵下山搦战。”章匪领命下山。

杨腾蛟正与叶勇商议进攻之策，忽闻教兵又来，腾蛟便欲出阵。叶勇道：“吾兄杀得三个了，这一个让与弟杀罢。”腾蛟道：“昨日弟看那章匪频将那棍挡将军的刀口，是老大破绽。将军若顺势劈去，必然得胜。”叶勇点头，提刀上马出阵。腾蛟亦出阵前。只见叶勇迎住章匪，战了三十回合，那章匪果然用棍挡住叶勇刀口。叶勇便将刀顺着棍子劈去，将章匪左手五指尽行削落。章匪“阿唷”一声，叶勇便不分事由，再起一刀蛮斫，那章匪半个脑盖斜削去。正在将倒未倒之际，叶勇又一刀斜削去那半个脑盖，一个尖头人儿倒在地上。腾蛟挥动全军杀上，那教兵杀死了一半，逃走了一半。腾蛟知麟山无将，便同叶勇杀上山去，顺手捉了一个小匪。小匪乞命，腾蛟就叫他引路。那刘信民还不知章匪已死，直听得喊声逼近山顶，正待观望，腾蛟已到面前。那小匪道：“这个就是掌教。”腾蛟便夹头一斧，不偏不倚，从顶门劈至肾囊，化作两片。众小匪跪满阶前，叶勇正待举刀，腾蛟道：“叶将军请住。”便对众小匪道：“怜尔等无知，不来杀你。从今以后，不可相信邪人。这天王是假的，我劈碎了他，断无灾害。”说罢，举大斧直上殿庭，将天王塑像剁落粉碎。众小匪还在磕头讨饶。腾蛟吩咐放火烧山，与叶勇带领兵马及归降的教匪一同下山回城。

张嵇仲出城迎接慰劳，一同入城。嵇仲就在城中统理事务，镇抚百姓。那班百姓听了嵇仲的言语，无不感化归正，依然安居乐业，尽复良民。嵇仲将收复钜野事具详都省。过了数日，都省选官员下来接理钜野印务。叶勇仍领本部人马回满家营。嵇仲便与杨腾蛟到高平山，辞谢徐溶夫。杨腾蛟便去收拾行李，并辞别得溶夫娘子及其二子。张嵇仲带了原来民壮同杨腾蛟回曹州，金成英等迎接

贺喜。不数日，朝廷恩旨下降：张叔夜加一级候升，叶勇亦加一级，杨腾蛟着实授曹州防御使，徐和着赏给学士，将弁兵丁赏恤照例。张叔夜、杨腾蛟舞蹈谢恩，阖^①城官吏贺喜。不数日，金成英修好城池燬煌，请张公阅视。张公四围巡阅，见杀狗岭新立两座炮台。成英道：“此徐溶夫之所指教也。”张公叹服不已。——曹州城里有了张嵇仲、金成英、杨腾蛟、张伯奋、张仲熊五位大英雄，端的威声远振，贼盗无踪。那梁山自此也不敢覬觎^②曹州。

看官，那梁山既不敢到曹州，他在那里干些甚么？看官不要心慌，待歇一歇力，再来交代下回。

① 阖(hé, 音合)——全。

② 覬觎(jìyú, 音季鱼)——希望得到(不应得到的东西)。

第三十四回

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

却说宋江自蒙阴败回，中途闻董平阵亡之信，便欲攻取曹州。吴用劝回山寨，养息几时，再图报仇。宋江只得依了，同众头领快快回山。林冲自往濮州去了。宋江等归到山寨，方知攻杀董平之将实系金成英，宋江、吴用皆大怒。时张魁伤已愈，在座闻知此事，亦大怒道：“不料这厮如此昧良。”吴用猛然记起那日在曹州南门外，与张魁论朋友之事，便对张魁道：“成英那厮且休论他，你那日说有贵友真大义，你说要写信去致他来聚义，此信去否？”张魁道：“未奉公明哥哥将令，是以不曾发信。”吴用道：“张兄弟怎地这般大意，万一真贵友也被那班官府罗致了去，也来与俺山寨作对，怎好？”张魁道：“这友情性质直，不似那成英交情反复，军师可以放心，小弟就写信去叫他。”

不数日，闻知郭盛、焦挺二位头领均在济南府被害，宋江失声恸哭，恨陈希真、金成英十分刺骨。众头领无不忿怒。不上一月，戴宗自东京回来，方知天子竟准陈希真受招安，蔡京托童贯谏阻不得。据蔡京说，还亏童贯善辞，所以天子不加十分褒封。宋江、吴用惊得面如土色，面面相觑半晌。戴宗又道：“蔡京又说，总为郭盛一案，触动天怒，所以我们这边十分触眼，转显得陈希真那边十分凑趣。”宋江听了，登时手足冰冷，两眼上插，晕厥了去。众人急忙唤醒。

宋江一口气叹转来，又是半晌，看着吴用道：“陈希真这贼道，遣其女儿刺杀天使，绝我受招安之路，他自己倒先去受招安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且去房内将息。”吩咐众人休要进来惊扰，自己随宋江进了房中。宋江道：“这便怎好？陈希真同云天彪联合攻我，吾无命矣。”吴用道：“小弟倒有一计。”宋江惊喜道：“何计？”吴用道：“再托蔡京撺掇赵头儿叫陈希真进京引见，中途刺杀了他，重重许他还梁世杰的心愿。”宋江道：“济得甚事！陈希真不比等闲，蔡京手下有甚能干人，如何刺得杀他？你不记得那年托蔡京谋刺杨腾蛟的事，兀自一场空。”吴用道：“就教他照那年杨腾蛟的事，伤的是蔡京手下人，与我无涉。陈希真若闯出这场祸来，终受不得招安了。”宋江道：“终不济事。希真不受招安，难道他归不得猿臂寨？他仍旧暗联云天彪来攻我，我仍不得解忧。”吴用附着宋江耳朵道：“兄长何须心焦，只消通同了蔡京如此如此，管取这贼道性命到手。”宋江大喜道：“军师真是妙计。这贼道无故心神反复，要受招安，想是他大命将到也，军师既有如此妙计，我无虑矣，且缓缓图之。”便与吴用出厅，同卢俊义重复操演人马，整顿旗甲。

那清真山已被云天彪攻过两次，宋江那里还敢去救。第二次实在免不过

意，差杨雄、石秀领二千人马到绕云山驻扎，分明是羁留马元之心。幸喜云天彪兵又退了，杨雄、石秀亦收兵而回。宋江、吴用在梁山泊足足休养了四个月，依然人强马壮，骁勇非常。

一日，宋江在忠义堂与众头领商议兴兵之策。宋江开言道：“清真山必为云天彪所得，去年军师议取蒙阴，以为呼应救援之地，奈被陈希真这厮搅坏了局。今我兵休养已久，我意仍欲袭取蒙阴，军师以为何如？”吴用道：“欲救清真，自然必取蒙阴。但召村最为负固，我得蒙阴，而卧榻之下有此阻梗，终非良策。”宋江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设计先并了召村？”吴用道：“且慢。我兵屡过汶河，小弟看那汶河上莱芜城楼堞十分残缺。我等屡过他境上，从不去滋扰他，况近来我自蒙阴失利而归，他必不疑我复兴。据小弟之意，此番兴兵，不如先袭取了莱芜，再定行止。”宋江称是。当日计议已定，便点鲁达、武松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横、欧鹏、邓飞八员头领，四千人马，宋江、吴用亲自督领，一同向莱芜进发。一路浩浩荡荡，竟无阻碍，渡河登岸，事事顺利。

不数日，将到莱芜县，离城一百二十里下寨。时值仲春之杪，宋江未下寨时，早已蒙蒙细雨，镇日不止；及至安寨，雨势渐大，接连三日，宋江营帐器械、粮米柴草都淋漓透湿。宋江心焦，与吴用着了雨衣出营观看。只见四面山头云岚密罩，无数垂杨绿竹颠倒于烟雨之中。宋江道：“看这雨势，兀自十日不得了，如何是好？”吴用看那山头飞瀑，穿落重林，新涨横流，猛然心生一计。便回营教探子冒雨前去，往探莱芜城水寨开否。到了次日，探子回报，称：“新涨水大，各城门水寨齐开。”吴用便请宋江传令，拔寨冒雨前进。行了一日，去莱芜城只得三十里，前面探报城内已知了风声，城门已闭。吴用道：“我们屯兵三日，自然吃他得知，我们只顾进兵。”便派李俊、张横带领水军六百名从水寨入城；派杨雄、石秀带领一千二百名人马，马蹄、人脚俱裹了草鞋，飞速前去攻城。

莱芜城上军士见贼兵到来，当心抵御，灰瓶遇雨全无用处，只得把那滚石流矢顺着骤雨之势，飞蝗也似下来。不提防李俊、张横六百名水军已由水寨杀人。李俊引水军四百名由马道登城；张横领水军二百名，斩开城门。杨雄、石秀见了，便催军马速进。大雨之中，城上军士都濯得眼不能开，头不能仰，怎当得李俊、张横一千水军，水底习惯，眼明手快，霎时间杀得城上纷乱，城门大开，梁山兵一齐拥入，县城顿破。宋江、吴用都进了城，将文武官员一齐杀尽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盘查仓库。

宋江顷刻得了一县，喜不自胜，便与吴用在县衙安息。次日就在县堂上摆

设庆贺筵席，犒赏喽啰。看那雨势更大，宋江便有得陇望蜀^①之意，对吴用道：“军师真是神算。今番雨尚未止，想是天意佑我，我们兵马并未劳顿，新泰县与此毗邻，过此即是蒙阴，我想何不就用此法去攻新泰。”吴用道：“也可使得。”庆赏已毕，又是一日，宋江命杨雄、石秀领二千人马镇守莱芜，一面差人到山寨教卢俊义添派兵将前来，以备攻袭蒙阴之用。

宋江、吴用、鲁达、武松、李俊、张横、欧鹏、邓飞带领二千人马起程。只见雨势渐小，到得新泰，雨已住点。只见湿云如幕，狂风怒号，摆得千林空翠飞舞。吴用教李俊、张横、欧鹏、邓飞照依莱芜之事前攻城，这里鲁达、武松协同镇守中营。不移时，只见李俊、张横转来道：“不济事了。”宋江急问何故，李俊道：“莱芜城破，新泰已得信息，现已紧闭各门，就是水寨也有准备，不能混入，请令定夺。”宋江踌躇无计。吴用道：“无害也。合新泰一城兵力也看得见，没有内应也攻得破。即使攻不破，我等收兵而回，莱芜依然无恙。此时进退之权在我，我何患而不攻。”便传令攻城。城上把守严密，接连攻了三日，不能取胜，宋江这边也损折些人马。

宋江同吴用商议进退之策。只见天色晴雯，风势愈大，吴用道：“有了。近日积雨新霁，那厮必不疑我用火攻，我倒想得一火攻之法。”便传令军匠立时削齐粗竹箭一万枝，箭上都涂了松香、桐油、硫黄、焰硝之类，摆齐神臂弓百余架。一声令下，军士呐喊，那一万枝油箭登时将敌楼射得同刺鼠儿一般，随后火箭亦到。那守城军士情知火攻，传取水龙不及，狂风之中，火势怒发，登时那所城楼已变了一座火焰山。吴用见城上已乱，便传令云梯兵飞上。十余架云梯一哄而上，登时梁山兵已满在城墙上。杀散官兵，下城夺门，文武各官均被刺死，杀坏兵民不计其数。城门大开，宋江、吴用统领全军进城，照依莱芜章程办理。

宋江连得二城，欢喜非常，便对吴用道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此城即交与欧鹏、邓飞镇守，我等大军再攻蒙阴。”吴用道：“且慢，我们且把莱芜、新泰两处脚跟立定了再商。况且山寨新派兵将计日可到，那时再取蒙阴未为晚也。”宋江依允了，又道：“若兼有三城，联络呼应，不特云天彪不能攻取清真，即我联接清真，剪除云天彪，亦易为力矣。”遂大开庆贺筵席，开怀畅饮。又与吴用阅视两县城池燉煌，商议修葺。

这信早已恼动了召村英雄。召忻便差人飞报蒙阴县内，赶紧准备；一面教高梁致书陈丽卿借兵；一面点齐乡勇，选好军器，个个磨拳擦掌，等待梁山贼兵到来厮杀。

^① 得陇望蜀——比喻贪得无厌。

那宋江在新泰县，不数日，接得张清、龚旺、丁得孙八千人马并有李逵同来。宋江大喜，便对李逵笑道：“铁牛伤痕全愈了？”李逵答道：“铁牛真晦他娘的鸟气！我好久不杀人，连斧头都气闷杀了。”吴用笑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放你一个杀人的处去。”李逵大喜。吴用便派鲁达、武松、李逵带领三千步兵去劫召家村，吩咐道：“他出来便尽力杀他，切不可杀进去，恐中其计。待我破了蒙阴县城，再来接应你们。”三人领令前去。宋江留欧鹏、邓飞领二千兵镇守新泰，自己同吴用、张清、李俊、张横、龚旺、丁得孙，带五千人马去攻蒙阴。

那鲁达、武松、李逵已到了召家村。方到村口，召忻、高梁早已布阵等待，梁山兵都吃一惊。召忻、高梁不待梁山布阵，两马一齐骤冲过来。天色清明，绿芜芳草，放出一片好战场。鲁达提禅杖大吼出来，召忻、高梁双马敌住。鲁达一支禅杖龙盘蛇舞，召忻、高梁两般兵器一片烂银赤金之光，四围绕住。战到七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高梁回马而走。鲁达只顾酣战，忘却飞刀利害。武松急上前大叫道：“鲁兄精细……”语未绝，飞刀已到咽喉。鲁达急闪，飞刀便从武松左臂擦过，肤皮破损。武松大怒，便轮戒刀直取召忻。召忻一面鎗敌住禅杖、戒刀。高梁大怒，便觑准武松咽喉，一飞刀过去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武松急闪不迭，刀锋飏的从颈上刮过。那李逵口渴已极，飞奔过来，巧与这飞刀撞着，赤膊身上手腕割开。

李逵呵呀一声，大怒起来，两板斧着地卷上。召忻知不是头，虚幌一鎗，回马而走。李逵不得厮杀，那里肯歇，狠命追上。鲁、武二人都喘着气厮看，只见李逵大吼奔上，那召村阵上一声鸣金，那班乡勇都云收雾卷的退了，露出那一带坛塍来。李逵看那第一坛上立着军师模样的一个人，身边不过三五个兵丁，里面却有无数人马。李逵便望人多处杀进来，早已杀到第三坛。李逵并不晓得甚么阵法门户，只抡板斧乱斫。那花貂、金庄两员将官，只看第一坛上史军师指挥，东骛西驰。李逵看着许多人，却到一处一处空，心内暴躁，脚步乱踉，不觉跌落一个丈余深的大泥潭，没顶的沉下去。花貂、金庄一齐挠钩搭去。

鲁达大怒，抡禅杖直上，召忻早已出马迎住。斗到五十余合，鲁达知不是头，大吼一声，倒拖禅杖便走。召忻追上叫道：“好汉不要走，走的不算好汉！”鲁达大怒，转身复斗。召忻复叫道：“你这秃驴，也敢进我第三坛么？”鲁达大骂道：“直娘贼，洒家便杀进第一百坛待怎么！”禅杖、金鎗重复狠斗，又是三十余合，鲁达已不觉深入重地。高梁见了，接连三飞刀，这个名色唤做“三花盖顶”。鲁达挡不住，又吃绊马索脚下一绊，便虎倒龙颠的卧在地下。花貂、金庄两马齐出，捆捉去了。

武松大怒，抡戒刀直上。召忻迎住道：“好汉休走，且战五十合再去。”武松大喝道：“我值得走？便和你斗三百合。”戒刀、金鎗扭合便斗。召忻兀自抵敌不住，幸武松颈上、肩上受过两飞刀的伤，所以两下支住。高梁见了，便轮两刀来

助，叫道：“兀那头陀，你再战二十合便准你走！”武松见他二人已乏，料想不能多战，便抖擞精神力敌二人。不防两旁坛堦旗门开处，花貂、金庄领两枝生力军杀出来，声声叫道：“倒要试你这好汉的本领！”武松情知中计，进又不可，退又不甘，勉力招架。吃那四人四般兵器一齐上，杀得眼花缭乱，那武松不觉泰山崩倒，众人又一齐捆捉去了。那群贼兵当鲁、武二人战时，吃史谷恭用奇兵堵住，所以二人战斗被擒，他们都不能上前厮帮。召忻既擒了三头领，便挥动全军杀上，那些贼兵没命讨饶，四散逃去。召忻、高梁、史谷恭、花貂、金庄合兵一处，掌得胜鼓回庄。一面差人去蒙阴县城报捷，并探听消息。

谁知那知县胡图、防御符立接着召村初次的报，早已吓得魂不附体。这日闻得梁山兵马杀进境内，文武二员抖做一堆。符立道：“莫说救兵路远，就是朝发夕至，也非长策。今日梁山，明日梁山，吓也吓不过。这番来，你我性命必然不保。”胡图道：“我看这个地方，所谓‘千年的野猪——老虎的食’，看来终为梁山所有，竟不如开城迎接。我们二人到头竟投降了他，宽叫他几句大王，或者强盗发善心，仍旧捞摸个一官半职，也好混混吃用。”符立道：“这也是个正理。但我们吃了朝廷多年俸禄，今朝如此报效，有点过意不去。依我愚见，不如弃官而逃，省了干戈之累。”胡图道：“足下孤身自在，原可摆脱得开。小弟上有老母，中有贱荆、小妾，还有三个小儿、四个小女，拖着了这一班人，如何逃得？就算逃到他乡外府，我又毫无积蓄，叨祖上这点荫生，文不能测字，武不能打米，一门老小岂不活活饿死。”符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吾兄开城投降，小弟失陪逃走了。但愿吾兄邀蒙新主宠用，调个美缺，小弟也好来打搅打搅。”胡图道：“多谢金口。”二人计议已定，传谕开城。符立早已收拾了细软，带了一个体己伴当，着了草鞋，腿上涂些烂泥，披件破袄，一溜烟的去了。从此活不见面，死不送终。

这里宋江大队兵马方到城下，只见城门大开，并无守备，倒也不解。吴用道：“恭喜兄长，蒙阴到手了。此必知县投降，献城迎接。”话未了，牙门军将带领胡图进营，看见宋江坐在上面，随即跪倒磕了九个大头，便道：“山东蒙阴县知县胡图，率领全城绅耆百姓投献城池，伏望大王洪恩收纳。愿大王永保万年！”宋江大喜。正欲查问仓库户口册档，忽闻报鲁达、武松、李逵俱被召村所擒，三千人马大败溃散。宋江大怒，便骂胡图道：“你这厮既有心投降，怎么叫乡勇来伤我将佐？”吓得胡图魂飞天外。吴用忙叫道：“兄长快不要如此。”便附宋江耳朵道：“兄长快依我如此如此，不特鲁、武、李三位弟兄可以生还，而且召村亦可一鼓而擒。”宋江点头会意，便堆下笑脸，下阶扶起胡图，道：“宋某错怪长官，休要介意。”胡图道：“不才下官，蒙大王容纳，实为万幸。”宋江道：“召村系长官治下，如今逆我而行，抗不遵命，望长官设法劝谕。”胡图听了大惊，弄得担承又不好，不担承又不好。吴用接口道：“长官不须疑虑，此刻军马哄乱，召村人未必知

长官献城之事。我们将兵马退了，长官可亲到召村，便赚他说敌军已退，恐其再来，故特来商议。召村人必然不疑。”胡图满口的应了。

吴用忙叫李俊、张横上来与胡图照了面。又教胡图留下许多民壮号衣，便附胡图耳朵道：“长官在召村时，若见二人如此如此前来，须如此如此照会。事不宜迟，长官快行。此事若成，定请长官坐第三把交椅也。”胡图欢欢喜喜，飞速去了。这里宋江将全军约退三十里。宋江对吴用道：“军师神算。但此事机括最紧，稍一迟缓，便误大事。”便急忙教李俊、张横带了行装，飞速前去；一面便点张清、龚旺、丁得孙带领二千人马随去。

且说召忻擒了鲁达、武松、李逵回庄，端的欢喜得手舞足蹈。教把三人监下，吩咐花貂、金庄把守村口。正与史谷恭商议破敌之策，忽见那去城里的人转来，报称知县已献城降贼，召忻大怒。怒犹未了，忽报知县胡太爷来拜会。召忻在碉楼上大骂道：“背叛庸奴，失心狂贼，还敢这里来浑充太爷！”那来的公人睁起怪眼道：“也，也，也！你是奉法良民，怎么也骂官长？你听了那个的话，说太爷背叛？”召忻道：“既不背叛，为何献城？”公人道：“那个说献城？现在贼兵已被符将军杀退，大爷深恐贼兵再来，特来与团练相公商议，怎么颠倒说出这番话来，到底听了那个的嚼舌谣言！”召忻停口片刻，便唤过那报信人来问道：“你端的那里得知太爷投降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方到城边，贼兵已在城下。那城外的人都说，贼兵未到时，太爷早已传谕开城，此刻已到贼营投降，无一人不如此说。”那公人接口大叫道：“真是怪事奇事，影响全无！梁山上那个贼军师诡计多端，我想一准是他布散谣言，离间团练也。”召忻听了，半信半疑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却是我们错听谣言。”便吩咐开门迎入。待胡图一进庄门，召忻便吩咐关了庄门，严紧把守，一面请胡图碉楼上坐地。召忻身边从人都佩带军器。

召忻正欲盘诘胡图，忽见村外无数民壮，杂有逃难百姓，飞也似奔来。胡图看那人群内有李俊、张横，便立起身来问道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李俊、张横并一千人齐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！都监相公快请太爷进城商议！”胡图便叫开门。召忻那里肯开，还要待盘问，只见那班公人齐声道：“召团练，着他几个进来，一问便知备细。”胡图道：“这几个民壮都是本县心腹，团练开门不妨。”召忻大疑，只见庄外烽烟突起，报知贼兵已到。一个公人早已传知县的口号，告知守门乡勇：“速速开门，收纳难民。”那李俊、张横及众贼兵一拥而入，张清、龚旺、丁得孙兵马齐到。乡勇措手不及，不知所为，吃那李俊、张横等身边抽出军器，掺在乡勇队里混杀。召忻听了，好似斗心泼了冷水，心神淆乱，令不及下，庄上大乱。张清大队已杀进庄门，召忻、花貂、金庄俱从乱军中逃出性命。召庄门面大破，胡图已死于乱军之中。

张清等叫声苦不知高低，只道奉军师这条奇计，召村可以一鼓而灭，谁知